

沙龙小姐

◆ 柳 彬

香秀来自乡下，在临街的咖啡厅当服务员。咖啡厅环境优雅，工作也不是很累，但对生活充满期盼的香秀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一天，来了几个年轻人，他们的豪放和恣肆让香秀的心里生起一种莫名的兴奋感。

那是五六个风流倜傥、才华横溢的青年男女。他们来得很晚，那个时间，咖啡厅里没有多少顾客了。他们喜欢坐在一个角落里，放开声音谈他们喜欢的文学艺术。

香秀也是个读书迷，在那些她认为有学问的人面前，她总觉得自己才疏学浅，有太多未知的世界需要她去了解。因此，每当她把咖啡送上后，只要没什么事，便会默默地守在一边，悄声静气地听他们谈古论今。有时，她的思绪会不知不觉地与他们一起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驰骋……那时，她的心里便会升腾起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

在香秀心里，这些年轻人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。他们读的书，她似乎从没读过；他们谈的人物，她知道也很少。时间一长，她熟悉了他们每个人：那高个子的、留小胡子的、戴眼镜的……还有个姑娘，柳眉凤眼，就像一个时下正走红的大明星。

一天，那些青年们要搞个什么“沙龙协会”，称这咖啡厅为他们的“文艺沙龙”，称香秀呢，为他们的“沙龙小姐”。尽管香秀知道他们是说着玩的，但在她内心深处，真希望有一天能加入到他们的“沙龙协会”，与他们一起探讨对自己来说深奥无比的文学艺术。但香秀羞于启口。

日子就在这样的时光中一天天

过去了。

差不多是在一年后的一个雪后的晚上，这天，咖啡厅几乎没什么客人。几个小姐妹聚到偏屋谈天去了，只有香秀一个人守着空寂的咖啡厅。一阵热烈的笑声，那些青年人“咯吱咯吱”踩着雪走进来。一落座，他们就兴奋地谈论着一部刚出版的题目叫作《红玫瑰》的作品。

“这本书写绝了，简直写的就是我们！你们听听这一段。”那戴眼镜的甚至大声朗诵了起来：“他们放声大笑着。这些小伙子们多像一群英武的骑士，忠实地护卫着这诗一般的阵地……瞧，‘诗一般的阵地’，写得多么味！”

几个人热烈地谈论着，像在品尝一杯浓香醇厚的美酒。

这时，香秀壮着胆子走过去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说的是《红玫瑰》这本书吗？”

他们停止议论，非常惊讶地看着香秀。

“当然，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“嘻嘻，我们的沙龙小姐。”一片嗤嗤的笑声。

香秀好像受到了莫大的委屈。

这时，那个高个子青年走了过来：“你读过这本书吗？”香秀含着泪使劲地点点头。“那么你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”

“……”香秀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

“啊哈，要加入我们的沙龙协会……”下面又是一阵哄笑。高个子青年摆了摆手，又回头问：“你能给我们读一段吗，随便哪段都行。”

香秀点点头，然后庄重地掠了掠垂在耳边的头发，沉下心深情地

朗诵起来：“……他就要离开他们去探索新生活。他们送他。‘你们请回吧，不要期望我再回来。是生是死，是苦是乐，我都得忍受下去。’他们哭了，他却深情地注视着那刚暴出的如同一团烈焰的太阳。他仿佛看到一只雄鹰鼓动着双翅，使大地都震颤起来……”

也许这一段本身就撩人，或是香秀朗诵得太动情。整个咖啡厅里鸦雀无声。不知谁鼓起掌来，马上掌声响成一片。

“你读得太好了。”那高个子青年激动地说：“看来，你对这部作品理解得比我们深。现在我宣布，你已经成为我们沙龙协会的会员了。”

大家在鼓掌通过的同时，又都纷纷议论开来。“你为什么不去当播音员？”“不，当电影演员也绰绰有余。”“啊，我们的沙龙小姐……”

“可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！”那高个子青年说。她告诉了他们。

“许香秀？你叫许香秀？！”高个子青年突然吃惊地张大了嘴。他迅速拿过那本《红玫瑰》书，清楚地看见，书的署名正是“许香秀”。

“怎么可能，你就是许香秀？”“你真的是许香秀，这本书的作者？”

香秀垂下了头，好半天才抬起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是不是这本书的作者无关紧要，问题是一个无知的女孩子在一群青年人的启发下，终于摆脱了过去的自己。”

几个青年陷入长久的沉默。当香秀重新端来咖啡时，发现那些青年人奇迹般地消失了。从此，他们再也没有来。



石库门夜话

◆ 张艳霞

第二天的党委会。大黄说：“大罗，你这次希望不小哦。”大罗笑笑：“那是，我付出也不少。”大黄一愣：“难不成你送礼了？”大罗点头。大黄说：“你送了局长，又送了副局长？”大罗说是。大黄面色微微一变，叹了口气：“坏了！恐怕要坏事了！不信你们等着看吧！”

第二天下午，局党委会结束，公布了科长人选，果然不是大罗，而是老刘。晚上，大罗约大黄喝酒，酒过三巡，大罗问：“为什么不是我？”大黄说：“怪你，没事送什么礼。”大罗纳闷了：“我送礼还送错了吗？”大黄点头：“会议我作为旁听也参加了。议到被提名的几个人选时，副局长着重提了你，然后，局长一下就否了你。”大罗傻了：“怎么会这样，局长的礼我可没少送啊。”大黄说：“难道你没想过？在没送礼之前，你不是局长的人，也不是副局长的，谁都可以拉拢你。你一送，他们俩的其中之一，必然要着重推荐你。你也知道，局长和副局长素来不和，一直是互相牵制，谁愿让对方的人上位呢。所以即便是局长推荐你，副局长也会强烈反对的。到最后，一样黄！”

大罗有些懂，又有些没懂，给自己灌了半杯酒，就醉得没了东西南北。

（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）



荒诞的真实

实话实说

◆ 胡茂全

周日，我和老婆一起逛街，看到好几家服装店都在搞换季清仓活动。

在一家服装店门口，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卖力地用喇叭喊着：“看一看瞧一瞧，所有商品一律四折，你买得越多，就……就赚得越多！”小姑娘挺诚实的样子，可惜有些口吃，我不大想买这些打折商品，怕质量没保障。

老婆有点动心，非要进去挑几件不可，一口气买了七八条紧身裤。可我们提着这些衣物，在另一家正规品牌店一打听，发现根本没占到便宜，只不过那家店把原价标高而已。老婆再仔细一看，有几条紧身裤会褪色，针脚也脱了线。老婆有些后悔，马上转回去要求退货。

老板说只能换。我在一旁生气地说：“你们分明是在忽悠人，什么‘我买得越多，就赚得越多’，是你赚得越多吧？冲你这句广告词，我就可以去消协投诉你！”

这时，只见老板笑了，指着门口的小姑娘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她是我亲外甥女，她说‘你买得越多，舅舅赚得越多’，这叫实话实说，有啥问题？”



生意经

【身材】

聚会，女生相互调侃自己的容貌身材。微胖的小兰对小美说：“你看我身材怎么样？”小美打量了一下说：“还好。”小兰紧了紧眉头说：“骗人，我男朋友说我没有腰。”小美一听，接话道：“胡说！这

么粗的腰还说没腰。”

【封了】

飞机落地前，乘务员要做好各种物品的签封工作。可刚签封完饮料，就有旅客要可乐，乘务员对旅客说：“我们都封了。”客人很不理解：“我就要个可乐，你们就

疯啦？”

【喜欢】

“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喜欢不？”“嗯，可好看了，贼喜欢！”“真的吗？那怎么不见你带在身边？”“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贼喜欢，被偷了。”



都市幽默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老街吃面

春日，我们随上海书画院乐震文院长、老画家樊继先、青年画家刘亨等前往松江老城区为社区服务，画点画。这里在元代已形成十里长街，居民房舍傍水而筑，小桥相连，商贾云集，可略观当年华亭县城的富庶风貌。我们借书画院松江分院所在地画画，重温当年下放农村工作的情景。那时是运动，而今时代变了，心情也真的不一样。

中午在原地休息吃饭，由刘亨建议并特意上街去买了面条来，这可是顿美妙的聚餐会。说真的，我也吃过些高档的宴席，虽豪华，却不见得十分心动，真的远不如这古老集市上的一碗面。这家小店的面条，用料和做法都很讲究，首先面条不是一般的机制面，倒有些像拉面或是刀切面，韧而不硬，软而不糊。汤料也很鲜美，按农村的做法，放酱油和葱花，并以猪骨、鸡骨熬制。我看到大家呼噜呼噜地吃面，满脸通红，有说有笑。我吃的是大排面，顺便夹点咸菜佐食，据说这咸菜也是小店里自己腌制的，鲜、脆，略带酸味。我吃完面条，边喝汤边啃排骨，这排骨略带肥的，已然煮得十分酥软，一口咬下，骨与肉很容易分开，再加上八角、桂枝、黄酒等配料，食之不忘。

韩伍 图/文

还情

◆ 刘 兵

勤杂工老郭突然犯了重病，被送往医院抢救。动了手术后，老郭身体很虚弱，神志尚清，医生说 he 需要静养，再受不得外界的刺激。

估计老郭是累倒的。自从单位体改后，年过六旬的老郭顶了两个人的活。我刚进单位在门房“实习”时，老郭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给了我不少帮助，至今我仍称他为师傅。

得知老郭手术成功，局长把我叫了去，嘱咐道：“像老郭这样兢兢业业、吃苦耐劳的同志现在不多了。你给副手和各处室传个话，派代表去看望一下。工会送点慰问金。他老家在乡下，经济情况不好。不要送花里胡哨的东西，部门和个人都用现金表示一下意思，他拿去买点营养品或作他用也随意些。”

传达完后，我随工会主席老马去探病。

我们来了，在老伴的帮助下，老郭在床上艰难地撑了撑身子。老马把红包递给他老伴后，随后另掏了两百元，说红包代表组织，这两百元是他个人表达的心意。老郭连声感谢。他老

两口都不识字，要我帮他们写个账目，记下姓名和收的金额。老马临走前，俯下身，对他耳语了一阵，老郭听着听着，脸上开始发白。

几个副手跟着来了。随后，几乎每个部门都派来代表，有的部门还不止来一人。

老郭在单位口碑好，他帮过许多人。除了送上部门慰问金外，还有人掏了两百三百的表示意思。按老郭的嘱咐，我一一记了账。他摇头叹息，说收了这些情，以后要想法还回去。

估计来的人都差不多了，就剩下局长。正纳闷他不会来，我的手机响了。一接是局长。他说会刚开完，马上就到。老郭听后，当即昏了过去，他老伴吓得赶紧去找医生。

老郭醒来，睁大了眼，嘴巴直哆嗦，嗫嚅道：“阿兵，你赶紧打电话给局长，恳请他别来。老马刚才对我说了，一般职工送多少还多少，副手送的还四倍的礼。局长要是送个五六百，按十倍还礼，我半年的工钱就要整没了呀……”



办公室里的故事